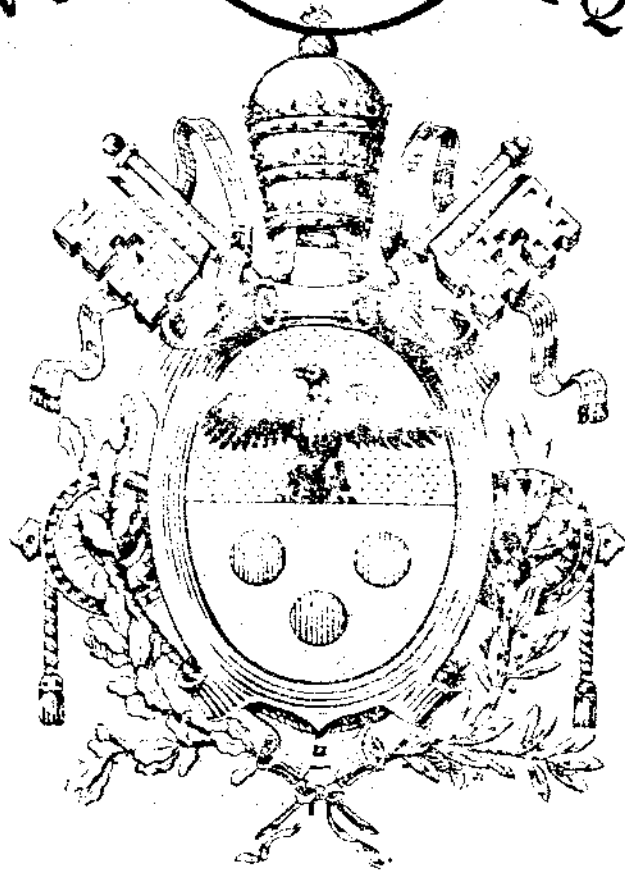


聖教雜誌
REVUE CATHOLIQUE

北平
1925.9.26



N°177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五年

中華民國十四年陽歷三月

第十四年 第三期

要目

插圖○教皇庇護與羅馬之

聖年

論說○教中的智識階級宜

洞明教理(編者) 國家

真詮(聶溪)

傳記○畢十爾十人歸正史

(印月)

雜著○聖多瑪斯學說之淺

談(思誠) 嘉定遇兵記

(張百祿) 新名詞(抱

真)

說林○瀝血拯奴記(化社)

通訊○論聖教夕詞

近事○教中新聞 時事記

述 哲學史綱(宗澤)

●請定民國十四年聖教雜誌

本社同人依綿力能實行之處為迎合閱報諸君之心理并為諸君在親友中介紹本雜誌之資料茲將本年第四期內容畧為預告

思想與行誼之關係

天主教與近今之婦女問題

畢大爾夫人歸正史

張蘋修女士奉教始末記

嘉定遇兵記

為甚麼緣故天主允許災患和罪惡底

淺解

新名詞

瀝血拯奴記

哲學史綱

編者

盤澤

望月

冶羅

張百祿

盤谷

抱真

化社

宗澤

聖教雜誌價目表

本報月出一期全年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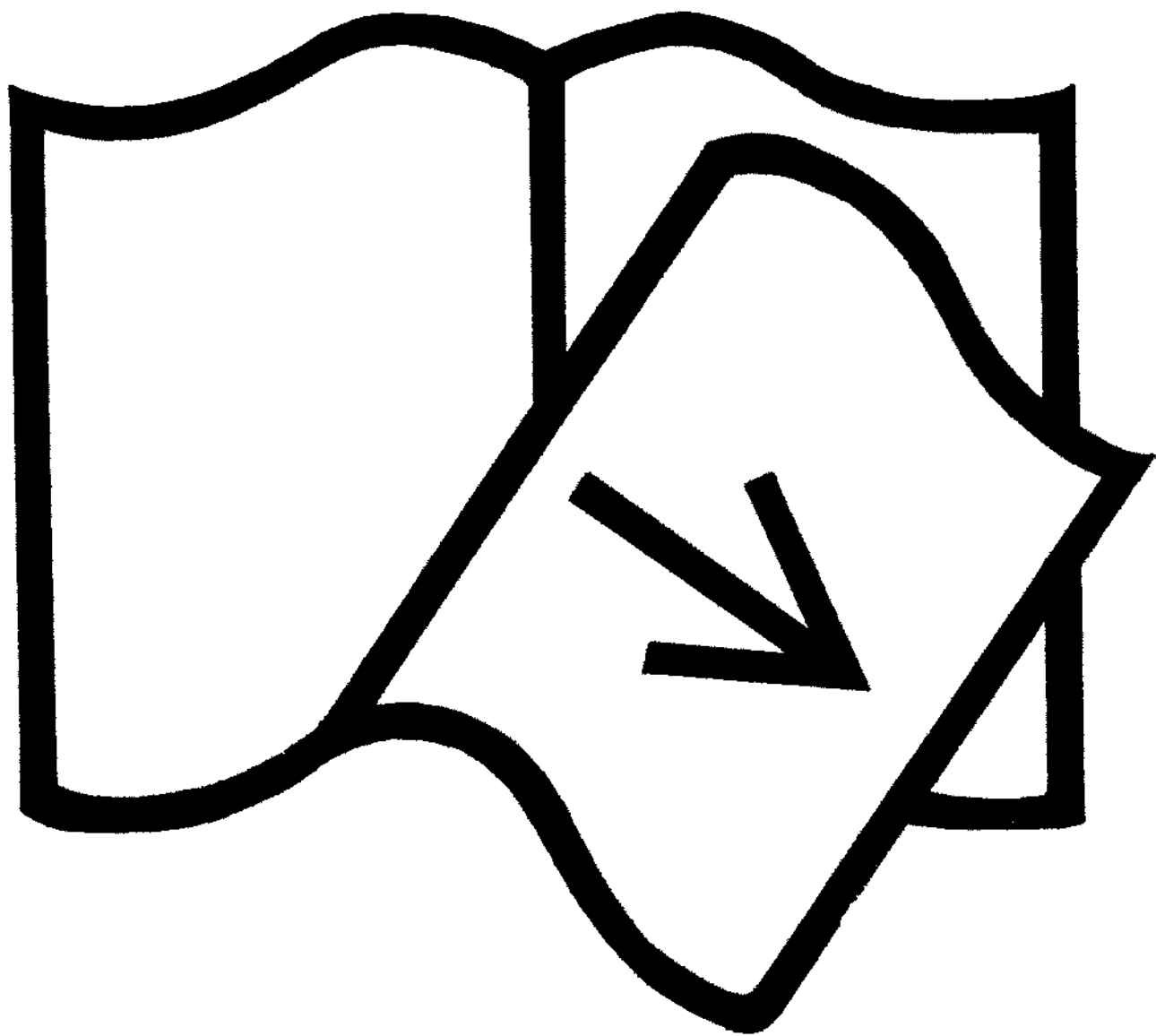
報資全年大洋八角

郵費全年 中國郵局一角二分

凡訂閱五份起報資與郵費均九扣十份八五扣二十份以上均八扣

●徐滙公學院長山宗泰啟事

溯自一九二四年九月以迄一九二五年一月避難災民之入天主堂收容所者日無間斷總計在萬人以上祇以一月十二日計就食求宿於收容所者不下七千餘人而所謂收容所者大概係敝校之室舍對於收容經費會由敝校熱心學生發起向人募捐各學生家屬慷慨把注宏量輸將以完成善舉計前後由敝校學生繳到者已達三千三百六十元 敝人代表此無數災民竭誠致謝稱頌諸大善士之樂善好施至於諸大善士之台銜曾經登錄收據已由 敝人 珍藏永遠勿忘在 敝人心中則有躬行善舉之感觸與乎捨己為公之安慰在學生家屬諸大善士之心中則得扶助同胞之快樂 謹此謝啟



缺插图

論說



●教中的智識階級宜洞明教

理 編者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吾國學界上之知慾，與日俱增；而吾教中子弟求學之心，亦不落人後，此實一樂觀也。願求學問，以增長知識，冀在社會上，有所建樹；固為吾教中人所當為。然其任務豈盡在此哉？必為洞明教中道理，聖教歷史，足以與教外人闡明正道，與誓反教人辯護真教，庶不愧為聖教中有智識之人物。否則，雖有博士碩士之榮銜，而對於聖教道理，反不及鄉村兒童之所知，則其教育，尚欠完備，不言可

論說 … 教中的智識階級宜洞明教理

知矣。設或有畧知歐文，稍通科學，即睥睨一切，視道理為迂談，目神業如敝屣者，則此等所謂智識階級底人物，非吾之所欲言也。要而論之：近今歐美學術，灌輸中國，其間優美者固多，然謬言謬論，煽惑人心者，亦復不少。青年子弟，在此求學時代，其緊要者，不在求枝枝節節之科學知識，而在於研究學術，得有其判斷之能力；何者合於正理，何者軼失正軌；換言之，知識之準則耳。青年學子，苟欲於此致力也，舍我聖教之道理，將何處以求之哉。



國家真詮

盤溪

● 國家乃多數家庭各按名分爲得公益計聚成之完備大會

● 立國之宗向是爲全國人民謀公共幸福

● 其任務一保護人民之名分二幫助大眾謀生計

● 其統治權則賦自大造所以總攝國事者也

● 其原始根於人性羅梭以民約釋國基非正確之論

● 其國體不出三式曰君主曰紳主曰民主

● 要之無絕對之最美式惟以適獲立國之宗向者爲上乘

● 國家之真義洞明庶上下能盡厥職而國泰民安乎

中國自古以來，爲君主專制國；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一家之天下也；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服從皇帝之命，不知其他也。故何怪數千年以來，百姓對於國事，如秦人視楚人之肥瘠，不知有國家思想。豈中國人無愛國之心歟，吾有以知其不然，蓋積重之勢使然焉。近者滿清傾覆，共和成立，國內國外，人民飽嘗切膚之痛，恍然憬悟，爲保護人民之名分，當有一富強之國家，良善之政府，以爲之助援。愛國之心，勃然興起，此固人民覺悟之好現象也。然愛國亦當有理義以範圍之，換言之，政府與人

民，皆當知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而後能各盡厥職。爰不揣謏陋，作國家論。

定義 今試執一鄉人而問之曰：國家二字，有何解說？彼將曰：國家乃家庭所合成之會。國家之上，有一元首，有發政施令之權，爲全國人民謀幸福。此卽凡人之所謂國家，而亦合於哲學之定義也。蓋國家之要素有二，一物質要素，土地，人民是也；一精神要素，結合個人意思，以得公益是也。此爲精神的，理想的，抽象的要素。若夫權柄，乃一具體的精神要素，爲組織國家之第二原則。故國家之定義曰：國家者，乃多數家庭，爲享權利，爲得公益，聚成之完美大會也。何以謂國家爲完美之大會？夫國家之宗旨，爲人民謀公共之利益，非如

其他殊特之會；如商會，教育會，惟謀局部的幸福。國家之任務，乃爲人民在物質上，智識上，倫理上的公益。所謀者普遍，故其會爲完美；且會之成立，與夫執行其任務之人，非特不隸屬於他會，且有統治其他會之權，權限既高大，故其會亦完美。

何以謂國家集家庭而成？蓋組織國家之單位，非個人，乃家庭。亞利斯切德云：國家者，多數家庭，率性集合之完備大會，卽此意也。何以謂爲眾人得緊要之公益？蓋有一種利益，爲人度生計，依其靈明之性體，有不能不有之者；且藉各人之心力，或一私立之團體，此類幸福，未易獲得；故必須有一完備之國家以代謀之也。自來任何團體集會，其會之性質，由其宗

向而定；商會之宗向，是擴充商務，教育會之宗向，是發展教育。一會之宗向既確定，而後能進考其事，故今試言國家之宗向。宗向——國家之當有一宗向，無待贅述。國家之任務，之權利，之名分，惟視此宗向爲攸歸。何以故？國家之任務，得獲其立國之宗向；國家之權利，是使秉國鈞者，用一種緊要方法，以善盡其職；國家之名分，是爲享受宗向所與之幸福。國家之宗向，安可不切實研究之哉？

嘗攷國家之原始，根於人性；（見後）故國家有一天然之宗向；天然宗向，即公家之興盛，使一國人民，得獲所屬於人生終向之現世幸福。質言之，國家之宗向，乃爲人民謀現世之公共利益。夫人爲合羣

的有靈動物，國家之組織，不外求一利益；而利益有公私之別，國家所求之利益，是公益，而非私益；倘爲私益，則國家何異家庭。衣食，住，婚娶，以及學藝積財，皆關私益，國家不能干涉，故國家非爲私益，爲公益也。

國家之宗向，是天然之宗向，非人爲之宗向。天然之宗向，生性之大造賦之；人爲之宗向，隨人之意志爲轉移。天然之宗向，根基於人性，人性有自然合羣之傾向，故依本性之需要，有不能不立國之勢。國家之成立，既出於性，故其宗向，亦必來自乎性。蓋物之工向，工向謂一物從其性所有之動作淵源於物性，火炎上，水就下，水火之性也；則其向，必是天然的，無庸疑也。

吾謂國家之宗向，是現世之幸福；而此現世之幸福，乃隸屬於人生之終向者。蓋人生於世，其終向，是在享來世之永福，而現世之暫福，人雖不能不享，然非最終之幸福也。職是而論，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謂國家分公私二向：公者，各國相同，即公家之保存；私者，各國殊特之向，如古之猶太以守教立國，斯巴達以尚武立國；此說以得宗向之方法，與國家之宗向，混而為一。亞肋爾 *Alber* 謂國家由各團體湊合而成，無天然之宗向，此說亦不正確。

國家之宗向，為人民求公共之利益，前既言之詳盡；然公益二字，語頗浮泛，茲將翔實言之。夫公益，是一種人生之實在的，幸福足以饜飫人求福之心，而助其得獲永

福者也。又為人性傾向之所需，有此人性，需此幸福，無爾我之區別。公益之所求者，為一種外福，暫福；外福，對於物質一方面而言；暫福，謂人生現世所能享之福；即對於人之物質生計，知識生命，倫理度生，必獲得之而後快者也。

公益為私益之對待名詞。公益當恃公家而得，非個人之力，或一團體之功，可以幸獲之；譬如與外國立約通商，以擴張商務；在國中興築道路，以發展實業等是。若私益，則純由私人之經營謀劃，可以致之；譬如行商以得富是。公益非直接計算其利，然籌生利之源；譬如鼓勵實業，設立郵電等是。若私益則專為直接的利用，又為具體指定的人之好處，譬如別墅花園等之

類。公益爲衆人之所共，譬如國立學校，國立之慈善機關。私益則反是，祇爲一姓一族一人之用而已。由是觀之，公益非私益之集合益，如甲乙兩人之富，兼併有之，公益非直接使人富，使人貴，然與人以方法，使之安樂度生。公益超越於私益之上，能統馭私人之益；如公家築國道，能使私人出賣土地，以成善舉。公益中之要素條件，爲保護人民之權利，令各人安享自己所應得之名分；次要爲幫助個人發展權利，使之生計富裕，心身均獲其安。蓋國家之宗向，在使公家興盛，以得公共之幸福。人生在世，皆有天賦之權利，若爾詐我虞，彼此侵奪，則人民不得安居樂業，公家安能興盛，此保護人之權利，所以爲國家之職

務。且人爲有靈動物，求福之心，出於天性，身不得其合理之需要，心不獲其慕善之傾向，則人之靈明性體，未得謂之完備。故國家之義務，又當助個人不逮之力也。吾謂國家之宗向，是爲人民求公益固已；而所以得此宗向，要惟有一統治權。統治權者，總攝國是令人民同力合作，以趨赴立國之宗向。統治權之宗向，雖與國家之宗向有別，然彼此有密切之關係。故吾論國家之宗向，不能不及國家之統治權，今試言之。

統治權 權者統攝會員之名分，使之同力合作，以得會之宗向。會之宗向不同，斯會之性質乃異。統攝國家之權，卽總理全國事務，令合羣之人民，各盡己力以得國

家之宗向耳。國家之統權，雖能分與多人；然其權惟一，蓋一致之政治，當有一致之統權；否則一國三公，權於何有。統權歸於倫理範圍；夫統攝人民自由之意志，與夫役使無靈之品物，有要素之區別。役使萬物，是爲人之利，統攝人之自由意志，是與人以倫理上之義務，使之趨赴國家之宗向。故秉權之人，當出循理之命令，輒人於倫理法律之中。國家當有統權，亦爲事之至顯見者；夫合億兆人民自由之意志，地位，權利，職務之各不同，欲其同心同德，合作國家，所以成立之之宗向，苟非有一賦之統權，以宰制之，總攝之，勢必有所不能，此固無人敢非之者也。統權之職務有二：一保護人民之名分，二幫助人民

論說 … 國家真詮

以謀現世之幸福。

(甲)保護名分有三：一，保護人民，安享其名分，如執業名分等是。凡有狡黠之徒，侵犯他人之名分，國家當按公義，以法繩治。保護貧窮人之名分，尤爲國家之要務。二，設法律以範圍名分。個人之名分，賦自造物主；然名分之施用，在事實上，具體的界限，未嘗全定，國家當設法律以明定之，俾免抵觸，而保存秩序。三，解決法律上之抵觸。蓋個人與個人，此社會與彼社會，往來交接，名分上，難免齟齬涉訟之事，故國家有義務，以釋紛排難也。

(乙)幫助權利，幫助云者，非謂干涉，非謂放任，謂國家助民以獲權利耳。幫助之道，一，在經濟界上；夫使人民財富，人民生產，

日見興隆，國家當輕賦薄斂，除去各種障礙，此用消極法以幫助之也。廣開道路，以利交通；與外國訂定通商條約，以利商務；用勸懲法，以獎勵國貨；留心國民生計問題，均派國中產出財貨，此用積極法以幫助之也。二，在學問界上，國家有監視之權，務使國民爲日後度生計，得一相當之教育，然不當行強迫教育；竊去家庭主權。三，在倫理及宗教界上，凡有傷風敗俗之事，違背性律，窒礙公德，遺害宗教者，如淫書邪說等類，國家當設法以制止之，此消極法也。凡有事足以模範風化，增長道德，國家當鼓勵之，保護之，如慈善事業，孤兒院，濟貧局等，此積極法也。

國家之義務，國家之統權，既如以上所述。

然國家之主權，亦有範圍以限之也。一，絕對的範圍，即爲各國家一律的，無有政體國體之別。一，對待的範圍，即以政體國體而區別。(甲)關於絕對範圍，一，國家不能直接干涉個人名分以內之事業。二，國家無直接權，擅攬私益，如非爲公益，不得不然耳。三，國家無主權行所欲爲，然當放任個人及社會，藉己力以實行，如私力有所不及，然後國家當幫助之。至論關於國家本分內之事，不過爲個人及社會不能自爲之公益耳。故國家不能藉口於小利小益，而直接干涉人民之主權也。(乙)關於對待範圍者：一，當視一國風土人情，文明程度，國民性質。二，當視國體政體之組織，以及中央集權，行政法式。三，當視國家之

國力國勢，以規定法制。此皆混舉犖犖大端，欲得其詳，非累篇連牘不能也。

統治權之原始，上期本誌上已詳哉言之。惟統治權之得失，不過旁及連述，未嘗加以研究，茲特剴切言之。

統治權得失，統權得失者，即得位失位

之意。得位非他，掌握統治權也；失位則失

去此權。吾嘗攷之歷史，見夫自古迄今，凡

君王之得有天下也，此處不言國不外四式：

一、家天下式，統治權由傳授而得，以王位

傳於子，或傳於同族之人。其傳授之手續，

有一定之集議，或憲法以規定之，君不能

擅改成章。大抵傳位愈於選舉，民人尊王

之意亦深，不若受選者趙孟所貴，趙孟能

賤之也。二、選舉式，推舉之權，在眾民，或在

紳宦，或在議員。選舉以擇賢為要，惜人心

不古，往往為勢力權利所利用，是則可歎

耳。三、由戰勝而得權，然戰必出於公義，且

戰勝後，原無奪國之理，懲罰之已足，惟若

不取其國，後禍堪虞，如是而後可。否則依

恃強力，竊人之國，強盜而已。四、讓國於人，

或售國於人，惟須民眾允洽，無法律之束

縛乃可行之。蓋官可以告退，何國君不可

擇賢而讓位，古之王有行之者矣。

以上四式，皆為得統治權之合理者。然苟

不幸強鄰日逼處此，或國有反賊，僭竊神

器，攷之前世，已數見不鮮。丁斯時際，若國

人力能抵禦，當出全力以拒之；蓋國人當

保守己國以攻敵，猶個人當保守己之生

命也。不幸地雖已失，而有恢復之望，又無

極大可虞之患，國人仍能與仇軍接戰；誠以地雖失，而名分猶存，理當恢復之也。若國已失，而無抵禦之力，當是時，篡主審斷事件，亦能有效；其所出之命令，有關公益者，國人有遵守之義務。聽篡主之命令，非以其有統權而聽之，然為國家公益，聽命性律所宜然。換言之，人當遵守性律，以命令有關於公益者，為性法所許可，聽篡主合理之命，所以遵守性律也。由是觀之，無理竊權之人，雖勢上能以威迫刑畏，然初無統治權也。蓋他人之權，竊而有之，則其權非己有之也。惟設使篡國之後，多歷年數，舊主無驅逐之力，而民心歸附新主，以致篡位雖欲告退而不可得，萬一別有更張，國將大亂，民之被害更深。當此之時，

為公益計，惟此公益為得權之名目，非以其勢力故。祇有認篡位者為君，時勢至此，統權隨之。不然，國中長久無統治之權，國家不能成立，國家當有土地，人民，統權，三者缺一，國家不能長治久安。吾謂時勢至此，統權隨之者，即此意也。參觀李秋司鐸哲學提綱倫理學論統權得失

國家原始 人生在世，不能離羣而獨居；於是有國家之組織也。論國家之原始，學說不一。英之哈勃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創言厥初生民，常為自私自利之心所左右，貪求無厭，見財即奪，於是爭競之風盛行，直至不可收拾。人民乃思制止搶奪惡俗，合羣互約，聯絡自衛，冀得平安以度生焉。然使人民相居無事，保存安寧，當有一人為首，掌權衡，判曲直。於是民眾之意

志，而授統治之權。凡元首對於國中之和平，所出命令，眾人皆有服從之義務，而國家之雛形乃以成焉。法之羅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謂生民之初，人與動物無區別，且較動物尤為孱弱，其志向亦不高尚，不過求口腹之樂而已。嗣後理司展發，其他能力亦與日俱增，人與人於是始有交際，因交際而尋獲言語。於此時也，民之智慧日開，習藝學技，各展厥長，人之力能，乃形優劣，天賦之平等地位，於焉顯其不一，強凌弱，眾暴寡，桀傲之徒，日以蠶食財物為事，無平安之日矣。然此混亂狀態，不有以制止之，則社會終無安寧之日。於是人民相約，組織國家，以資保衛；而國家由是產生焉。民約之要素，是各人以己

之生命，己之所有，置之為公，組成團體，服從公意之指導。要而論之，依羅氏之說，起初人民，皆享用性生之自由與平等，本無禮義之約束。厥後生齒日繁，奸詐並生，於是相約立會，規定法律，限止人無厭之慾望，以求社會之安寧。及國家由民約組成，人之野心的本能，有禮義以代之，而於是人之行為，方有倫理之價值。人之性生之自由權，亦被契約所束縛，然公民之自由權，亦藉契約而產出。此說也，大約與告子所謂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之意相同焉。

哈勃與羅梭之學說，按之人性，驗之史事，而知不合於性理。古哲學士亞利斯特德曰：人為有靈的合羣動物，故聯絡集會，出

於人性，非如哈勃之所謂反乎性也。國家由家庭而成，家庭之組織，出於天性，故國家亦由性來。羅梭謂人民始生野居，與鳥獸同羣，國家之成，由於民之契約，何其所言之違背乎史事，而妄造此一種臆度之說耶？今試言純正學士之學說。

士林派士謂：國家之原始，基於人性。考之史事，國家之立，亘古已然，天下五洲無地蔑有。且人民愈文明，而其國亦愈興盛。其組織之次序，不外起初時，一般家庭，互相聯絡，守望相助，以保護公共之利益。雖其始基未為完備，然國家雛形，已兆端於此。多數家庭，既相合成會，勢必愈聚愈眾，鄰境之家，亦樂來集會，以禦寇盜，以獲互助，歛性情，通有無。然會既大，不可不有一

統治全會之人，而於是有統權之必要，以資治理。故國家出於性，非反乎性。如哈勃之所謂成於性之自然，非由契約而成。如羅梭之所謂柳子厚曰：（封建論）：「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子所謂「非聖人意也」，即謂非由民約也；「勢也」，即謂性之所要求，有

不得不然之勢；國家之成立，根基於人性，豈非彰明昭著哉。

又証之人性，此義尤為顯明。何以言之，人生在世，其一種求福之心，出於本性之自然，雖完備之幸福，端在來世，然現世之暫福，人莫不日夜求之，羨之者也。人之本性，依其體力，知識，行誼，有可能性，進化以至完備。然人獨居寡處，以一人之智力，欲完美一己之靈性生命，勢必有所不可。我人日用之物，不生於一地，學問之精，不出於一人，寇盜至則小戶不能禦，疾病作則常人不能治，以故商賈，師傅，軍士，醫藥等，皆不可少。於是人由其性來之合羣，傾向，暨願善與人同之性情，勢不得不立會，以資守望，以得公益。既合會，則漸推漸廣，使公

共之權利，之幸福，得以久持，而獲安寧；於是不得不有一統權，總攝全會事務，組成國家，豈非人性之所要求哉？

試再設譬以明之。有小戶百家，飄至荒島，披荆棘，始擇地而居焉。不久生齒日繁，家與家不無交際，交際難免齟齬。島中且有

不肖之徒，出而擾亂治安；生有子女，不能不施以適當之教育；分配土地財產，不能不有一中正人為之主持。於是依環境之逼迫，事情之要求，不得不推舉一人，為之解紛釋難，總理全島事務，而眾人服從其命令，以得公益，國家於是，由事理之需要而組成之矣。

顧或者曰：士林派謂國家固根基於人性，不由人之自由意志而成立，然彼等謂具

體的組織，實昉於相約，相約非立會之原
因，乃立會之要章。 *Conditio sine qua non* 既
立會，在會之人，有應盡之責，有責必有權，
權出於生性大造，譬之形物，有模有質，國
家之模，統權是，國家之質，百姓是，人之相
約，惟成其質模，大造錫之統權，即先付在
全會，由全會轉授國主焉。

應之曰：國會成立，必出於相約，則未必然；
出於同意，則可能之事。相約則出於口，同
意在於心。百人入市，均為購物，同意而未
約也。古人初立國，同意者必多，若謂必相
約則誤矣。義撒厄爾，豈非古代之有名民
族乎？當其立國之始，良由古聖祖之家族，
日漸擴大，人烟簇聚，井臼相連，始而一村，
既而一鄉，一縣，直至碁羅星布，一望萬家，

居然有國家之氣象。事機至此，彼巨族長，
理當馭眾，用免合境紛爭，眾人則從其令，
以保地方安謐，而於是國家以成，統權以
立，皆性律所必然，豈人民相約而然哉？
參觀

李司鐸
倫理學

吾既言國家為何物，國家之宗向，之統權，
之原始，今再言國體。國體，謂一國統治之
式，統治之式不一，斯國體之有異。其大綱
不外有三：一君主國，一人總攝統權，統治
全國。二紳主國，以若干巨紳，合議行政。三
民主國，議員代達民意，公議定律。君主國
又有立憲君主，與專制君主之別。立憲君
主，則治人與治於人者，皆有一定憲法之
遵守；專制君主，則權掌一人，獨斷獨行。要
之四式國體，皆有利有弊，君主國統權歸

於一人，政治之進行，亦能一致，此其利也。然其失，則作威作福，措施難免失宜。紳主國，則詢謀僉同，運籌握算，誠一利也。然其弊，一階級把持政權，盤踞中樞，縉紳所議，未必悉愜民心。民主國，則易杜暴君之虐政，貴紳之把持，下情不至壅塞，似較前法為優。然數百議員，羣聚一堂，爭辨曉曉，各持己見，國是之進行，反不能速定。加以議員謀職，賄賂公行，有財者捷足先登，未必品行公正而中選，持正不逞之士，反置諸清閒，此則數見不鮮者也。君主立憲，似能鎔解以上諸弊，而為適中之治式，誠以民選議員，代民議律，以保護民權；所議新律，奏呈國君，國君降從違之令，從則行，違則否，上下自必和洽，無隔閡之弊。不知推選

議員，弊端百出，此則不無憾事。綜而論之，國家之宗向，是為人民謀現世之幸福，各國之風土，人情，習尚，環境不一，時代之趨勢，亦至不同；君主國體，為甲國適宜者，未必施之於乙國，而中肯焉；適宜於甲時代者，未必即能應付於乙時代之潮流也。故任何國體政體，無絕對之優美。總之能妥得國家所以成立之宗向者，即為完美，即為適宜。譬之鐘錶，原為指時，錶苟報時，纖毫不爽，錶之形式，大小不計也；錶之質料，金銀不顧也；國體之與國家，亦猶是也。雖然，上古之世，國體大抵君主，攷之各國古史可知。原其故，因由家而鄉，由鄉而國，終乃推舉一統理之人，為勢所必然。今日則時勢大變，民智日進，民權日增，必欲以

一人高拱深宮，總攬政務，勢必有所不可。故為應付今日之潮流，似必以民主為宜。蓋雖不欲，而風潮之所至，勢有所不可遏者。惟冀秉國鈞者，善盡任務，保護人民之名分與權利，鼓勵之，扶助之，無苛政，無亂事，朝野胥安，上下輯睦，是為上乘耳。國體之為君主，紳主，民主，猶其餘事也。

國家之為國家，吾既不憚其煩，剴切言之矣。人生在世，孰不有國，人民與國家，有休戚之關係。人為度生計，在在需國家之扶助，而國家之任務，是為民生謀幸福。自來暴君虐王，行苛政以害民，或劇盜亂民，擾亂國中治安，要皆不知國家之為何物耳。且今日合五洲為一家，萬國為一姓，國際交涉，日趨重要，而民企望國家之保護也。

亦更熱切。吾故作此國家真詮一篇，冀為治人與被治者，各知其權利暨義務之所在，外以揚國威，內以福吾民，而臻至國泰民安之一日，不禁企踵俟之。

● 聖教雜誌與公民科

現在新學制科目中，有公民一科。書坊中所出底公民教科書，好者固不少。然欲求一課本，觀念完全正確，合於純正哲學，而適宜於吾教中子弟者，余未之見。今年聖教雜誌上，有幾篇論說，如此篇「國家真詮」及上篇「統治權原始」。實為公民當有之知識。苟採而讀之，或作為公民課本，或用為演講資料，則增長學識，自必不少。要在人善運用之耳。至於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尤為公民所不可少之知識。吾亦願與閱報諸君討論之。

傳記



望月

畢大爾歸正史

敬天神証據

創世志第四十八章第十六節 雅各伯求天神降福若
 瑟子曰：惟天神既救我於諸患之中，尚
 祈祝福斯童也。出谷記 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節
 梅瑟代天主告義臘額爾民曰：余將遣
 令天神，作爾前導，衛護爾於路，引進爾至
 余所備之地。汝其敬之，聽其言，慎勿輕視
 之。因汝倘犯罪，必不汝赦。彼因我名而發
 言，若聽其言，而踐行余所命之一切，則汝
 仇即爲我仇，難爾者我將難之矣。達味

傳記 … 畢大爾歸正史

聖咏，第九十章第十節 因其指天諭令天神。

一路護守汝。先知匝加利 第一章第十二節 主

之天神對曰：大軍之主，將待至何時，而憐

恤此日路撒冷乎？瑪竇經 第十八章第十節 耶穌

曰：慎勿慢是童子中之一。因子語汝，童

子之天神，恒在天上見在天我父之容。

路加經第十五章第十節 耶穌曰：子乃語汝，一罪

人悔改，天主之天神亦喜悅。保祿與赫

伯來書第一章第十四節 曰：諸凡天神，豈非在天

主前供役，而被遣爲扶助將得天上產業

之人者乎？將得天上產業者，指奉教信主之人，由

是觀之，天神爲天主之使者，常輔翼吾人

敬而感其恩，賴其佑，不亦宜乎？

敬聖人証據

凡信主守誠，善生福終，死後靈魂直升天

國；或暫拘煉獄，贖罪後亦得升天享福者，概謂之聖人。所以可敬之者，以其相似天神，相似天主，能扶助吾人，而為之代禱故也。瑪竇經第二十六章 耶穌曰：人至復活時，不娶不嫁，然將似在天主之天神。路加經第二十章 耶穌曰：人既得復活之恩，不能復死矣，蓋與天神相等。若望書第一封第三章第二節 曰：極可愛之諸位，吾儕現今為天主之子女，後世如何，尚未顯露。及至顯露時，乃知吾儕與天主有所相似，蓋將洞悉其性體也。路加經第十六章 耶穌曰：我語汝，宜以不義財結友，俾至困頓時，納汝於永居。凡錢財往往求之不以義，用之亦不以義，故統稱之為不義財云。此節聖經，觀上文所設喻言，可有二意。其一，謂慷慨解囊，多行施捨，哀矜貧窮，如是至

困頓時期，卽至死亡之日，以哀矜之功，得入永居，卽升天國而享永福。宛若受哀矜之人，無異良朋好友，前來歡迎之也者。足見用財行善者，可謂真有見識。其二，卽畢夫人以下所解者，以見經煉獄之聖人，亦能扶助吾人，故亦不無可敬之處。其詞曰：之數言者，按天主教人疏解，頗足快慰人心。余素奉誓反教，雖覆讀再三，終不得領其意味。諒與我同教者，亦必同此難也。幸今方研究天主教之教理，信有煉獄，乃知此節聖經，可解之曰：汝能好行施捨，為救助煉獄靈魂，則他日汝至困頓之時，卽汝自己降下煉獄，當此至為困苦，一無所能之境，彼等被汝拯救之靈魂，必竭其轉禱之力，咸來設法扶助，使汝出獄升天，愈早愈妙也。此豈非為天主教人之一大快慰乎。默示錄第二十六章 誰

能戰勝而守我之事業，至終弗替者，余將

賜以統治萬邦之大權。列王傳卷三第十二

十一及十二節有寡婦之子，倏染病而死，先知厄

利亞伏其屍上，呼號求主曰：「天主我大

主，懇爾賜此兒之靈，復附於其身也。」天

主果俯允其求，死者復生矣。雅各伯書第五章第十

六節曰：「義人恒心之祈禱，大有効力。」

夫所謂義人及能戰勝云云者，亦列入聖

人之內，則聖人如先知厄利亞者，當其在

世時，藉一言之禱告，竟能起死回生，其祈

禱之効力，已如此其大，況在天之聖人乎？

據上論敬天神證據，引先知匝加利第一

十一節之言，知天神為日路撒冷城民代求

上主憐恤等情。乃在天之聖人，既與天神

互相彷彿，則其為世上人民代禱，何庸疑

義。又按上默示錄，天主既賜之以統治萬

邦之大權，則伊等在代禱之効力，更當

如何其大哉！夫聖人者，猶如天主之忠僕

也。吾儕罪人，不敢直向主前，冒瀆聖聽，孰

若趨赴其忠僕之下，賴其神權，托其轉禱，

而加以敬禮，何不可之有？

敬聖骨證據

敬聖骨者，非敬聖人頑然之枯骨，惟藉之

以作紀念品之類，而助人易於發生敬禮

聖人之心也。所謂聖骨者，非僅指聖人本

身之枯骨而言，當聖人在世時，與之切近

接觸者，如衣服器具，諸凡零星物件，皆統

括在內。天主有時欲示聖人功德之實據，

併証聖人轉禱之効力，藉以行奇顯異，以

施惠於人。此等事實，天主教歷史所載，擢

髮難計，茲姑不贅，惟將見於聖經者，畧提一二。古經列王傳卷四第十三章第二十一節有瘞尸者，

突遇盜，亟將尸棄置厄利叟先知聖人也墓中，

猶太人古墓，掘地為窟室，室中又穿鑿多數窰穴，人死惟

以布裹尸，而葬於此，室口封以巨石云。尸觸叟枯骨，

頓時復生，兩足起立。新經瑪竇第九章第二十二節一

婦患血漏，已二十二年矣，踵耶穌後，捫其

衣襟，意謂觸其衣，則必愈；果於是時全瘳。

宗徒大事錄第五章第十五六節竟至有將患病者，

放出於街道，而置諸牀榻之上；冀待伯多

祿路過時，其中任何誰，即得其人影之蔭

庇，而救脫於疾病也。又自日路撒冷隣近

諸城，伴送患病，及被污魔纏擾之人來者

肩摩踵接，而皆得痊愈云。第十九章第十一節天

主借保祿之手，行非常之奇事，甚至即以

其會用之手帕、衣裙，加諸病人身上，百病

消除，惡魔離去。聖人在世時，其人影、手帕等類，不啻

耶穌之衣裙，天主已用以顯如此之神奇，況其升入天國，

益蒙天主之榮寵，則其遺下之聖骨等紀念品，詎不更有

效力乎。據是以觀，天主教人之尊敬聖骨

聖物等類，珍如拱璧者，洵非無因也。

第二篇論聖經証據已完，閱者倘得直隸耶穌會士柯德

烈司鐸所著耶穌真教一書而參觀之，則兩教真偽，更形

明瞭。該書上海徐家匯土山灣亦有代售。

◎留學法比華生之印刷物

留學法比之華僑天主教學生為聯絡教中學生之友誼

組織一。公教青年。週刊承惠二號特此誌謝

XX

禱著



聖多瑪斯學說淺言

思誠

聖多瑪斯之名，凡我教友，曾研究聖教之哲學神學者，莫不知之。此名也，常縈迴於辨理者之筆，稱誦於講道者之口，歷代教宗，亦多破格褒顯之辭。庇護第十一謂此天神學士，實乃聖教公共之學士；聖教會以其學說，作為己說。庇護第十，謂自聖人沒後，聖教會未有一公會，不援引聖人之道理者。宜乎教宗良第十三，特定聖人為聖教哲學神學主保，令人追隨其學說也。

此種破格褒揚，除聖寵學士聖奧斯定外，教宗暨公會，惟會加之於聖多瑪斯而已。苟非有莫大之功績，曷克蒙此功績。惟何即圓滿解決種種紛擾人悟之哲學問題，與夫明白證示超性奧迹與性理之融和，而集神哲二學之大成也。

聖多瑪斯之前，固不乏先進之士，足資聖人之憑藉。若第四第六世紀，諸大聖師，已明闡天主聖三，耶穌二性一位，與聖寵等道理。自呢西 Nice 以至奧耶加 Orange 會議，所關異端，已不勝數。且自第十二世紀，歐洲文化重振，聖安瑟爾莫及朗弗朗 Anselm 先後任岡刀倍利總主教，為士林學派之先河。嗣後巴黎神學大學，正式成立，延聘全歐通儒，從學者各國皆有。惜眾

口紛紜，無能貫串百家，融合諸說。蓋集成之榮，惟待於多瑪斯耳。

聖多瑪斯生於一二二五年。入多明我會後，攻讀哲學神學，於巴黎高勞擲等處，受學於名師大亞爾培門下。一二五一年，始主講席於巴黎大學。嗣後講授撰述，經歷多城。卒於一二七四年，享年僅四十八歲。當多瑪斯講學之初，通行之哲學，乃自伯拉圖學說蟬蛻而來，稱奧斯定派哲學。至於亞里斯刀德之學說，則鮮人過問；且習之者，乃西班牙之阿刺伯派哲學家，如亞佛勞埃 *Averroes* 亞維色那 *Avicenna* 等；竄易希臘原文，以致滋多謬論。然亞氏之學說，自有其研究與存在之價值；反之，伯拉圖派之學說，每帶神秘色彩，有傾向汎神論

之弊。故自龍巴特 *Lombardi* 後，研究亞氏學說者日多，取其精微，而合之於教友觀念；聖多瑪斯者，竟其業，而系統之者也。當時對方之哲學家，猛施攻擊。奧斯定派則詆為過崇玄理，就合異端。阿刺伯派誣為喪失逍遙學士之真傳。多瑪斯不得不著多辨論，以明是非。然對方之學說，逐漸銷黯；而士林派哲學，遂為教友意旨之公共表示焉。

聖多瑪斯畢身著作，若神學綱要護教綱要以及註釋聖經，討論哲學等等，鴻篇巨帙，等身之語，於焉不虛。一切哲學神學上之問題，可云包舉靡遺。但不論其細精粗，概加以深到之討論，出以條理之程序，且將重要問題，精心冥思，約之於二三百頁中，

賅而備簡而顯。故其詮解之萬千問題，從未有隻字懈怠，片言可抨擊者。如此精力彌滿之撰著，即神學綱要一書，已足使作者名垂不朽，亦足使作者耗盡畢生之力。今多瑪斯之生年，未足半百，而其全集，達雙行大板之三十巨冊。謂為非藉人力，惟仗神佑，誰曰不宜！

此三十巨冊之出現，實乃天主教上智所賜於聖教會之洪恩。蓋聖人著述之有助於聖教會，非可言語形容。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且譽之為任何謬說之消毒劑。並謂：「今日一切禍惡之根源，實為種種謬說。苟欲慎防，惟在恪遵聖多瑪斯之學說。蓋凡近代發生之謬論，聖多瑪斯莫不巳行駁斥。」夫今日之新學說，與其所藉之憑

證，固有為聖多瑪斯所未見者，然其悖理之端，紕謬之所在，參之於聖人之學說，即可燭照無遺。宜教宗之為是言也。

多瑪斯學說之價值，至今日而愈明。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初，教仇得肆猖獗，而辯護聖教者之能力薄弱，端因當時教友，放棄士林派哲學，驚從笛卡爾之理論，以致欲援溺而自陷。至十九世中葉，羅瑪學士若利倍拉刀來 *Liberatore* 方日冷 *Franz* *Rein* 齊利亞拉 *Nicolaus* 麥日拉 *Maxilla* 等，始借其弟子，提倡士林派哲學。教宗良第十三，實為聖教學問復興之元勳。一八七九年，通詔全球主教，於各修院中，恢復研究聖多瑪斯之神學哲學。今則多瑪斯學說，且伸展於天主教外之大學中，不特舊

反教之攻神哲學者爲然，卽討論法律性律者，亦且折中於多瑪斯焉。

至於聖人之著作，乃供專門學者之研究，非爲通俗設教。然歐洲熱心通達之教友，以神學綱要，置諸案頭，時加誦閱，恃爲信德之保障，涉世之準繩者，非鮮也。若吾華教友，於聖人之學說，未能直接取益，固足爲憾。然得畧識其梗概，亦可增我景仰聖學之心。況多瑪斯不特名儒，抑且聖人，吾儕正可於其瞻禮，爲吾中華聖教之學問禱也。若夫偶拾口慧，自詡哲學士，茫然未識多瑪斯之書，而信口詆毀士林派哲學者，此則非吾所敢知焉。



嘉定遇兵記

(續)

張百祿

是夜(六日)十時後，戰事又作，十分激烈，炮聲轟轟不絕，機關鎗聲，更續續不斷；余又不能成眠。至天明前三點鐘後，似戰事已近在城根。但聞衝鋒之聲，一陣如疾風過樹。早起五點鐘時，聲漸緩，余以爲已停戰矣。披衣起，倚閭外眺，俄一彈飛來着門柱，離余僅寸許。拾而視之，彈長二寸許，直徑寸許，非尋常鎗彈也。著柱時，砰然一聲，余驚躍而走，心中輾轉，移時始定。從此每聞門戶起閉聲，亦必驚躍；蓋已如驚弓之鳥矣。早膳時，畧進少許，卽輟；蓋驚恐之餘，已數日不能健飯也。後至紅會，再探消息。會員中有一顧姓先生，老成篤實，似係有

道者謂我曰：張先生今日可以出城矣；請與其他難民同住一處，齊集後，吾儕導以出門。至婦孺欲往上海者，已致電上海總會，請遣船來迎，蓋此間無船可得也。余唯唯，於是我命女師女傭等，各整行裝，人負一袱，待眾人齊集，約共百餘人。先言之顧先生，坐一黃包車，手執紅十字旗，導於前，後又有他會員，執旗步行，押於後，眾難民居於中。至城門，顧先生出護照，示守卒，請開門，守卒一揮不許。顧先生與之理論，謂已得司令部允准放行，何爲阻難。守卒仍堅持不認護照效力。如此相持者，移時。顧乃專車至司令部請示。許久始回曰：司令部解釋，謂此照僅以使婦孺用，舟自城下函洞出，非以開城門也。於是眾人廢然，各

回原所。余乃分咐女師等，待舟到先出，余將回堂，株守城中。何如待舟許久不至，而人眾擁擠，鵠候河濱者，皆心急如焚，不啻溺水者之待援。亡無紅十字會員，有呼我者曰：先生勿走，現可出城矣。我卽問顧姓先生，是否開門。顧曰：然。且囑先至城門候，待會中遣人領出。待眾人齊集，一會員果持旗至，出護照，示守門卒。守門卒仍前強硬，不肯放行。曰：我不識字。會員乃爲誦護照語，守卒仍支吾。會員曰：非我懼而自欲出城也；此輩困守城中，徒冒危險，不如放之，使各投生。故請於司令，已蒙准許。汝何抑勒如此？苟不信我言，以爲假冒者，請汝自往司令部詢問。卒曰：我不能步行，爲我雇一黃包車來。此時街中行人絕跡，何

來黃包車。會員再三躊躇曰：然則汝坐吾所來之車，吾步隨汝後可乎？於是門卒首肯，揚長而去。該會員則追隨其後。此會員我忘其姓氏，年約四十許，面白皙而團圓，似係城中紳士。此時天熱，該紳士已汗流滿顏，又不惜爲眾人奔走，甘讓己車，殊爲可敬。南門至胡家花園司令部，相去約有里半之遙。一下等士卒，岸然坐於車，而紳士匍匐隨其後，一言不愜，卽爲么喝，此時軍人氣勢，有如此者！去後約一刻鐘，二人始回曰：果也，乃司令部所許者也。紳士仍千言萬謝，軟語相加，懼干其怒。於是開門任眾人湧出。出門時，眾人互相歡慶，如出地獄，而升天堂。過吊橋時，余見有已死之兵四五口，臥於橋上待運。又記在城時，常

見有傷兵，抬過街中，所灑之血，每百步必有所見；其昇傷兵也，卽取民居之門，並無他具，以已傷之兵，載於硬板之門，疾馳而顛簸之，諒必甚痛楚，是亦軍備不完之証也。出城後，余卽奔赴楊家村堂內，見後有多人，從余而走。余問彼等將何往，有何親戚可投乎？答曰：無有。曰：然則將何至？答曰：但求得生，任所至耳。於是有六、七人，直隨余至楊家村。余命急速造飯，一概留宿，蓋是日紅會中，急於安排難民出城，未遑開飯，而時已三點鐘矣。我知眾人已飢，故命如此。楊家村居橫瀝河東，非兵士經行之地，故尙安靜。惟時有似兵非兵者，來村拉夫，故男子亦不敢露頭面，見有不相識之人，自大路來者，卽相將奔散，或匿於堂中。

閉門而居。時村前田中棉花正開，惟有一二婦孺，在田收拾，大半皆聚而談戰事，惶惶若不勝其恐者。飯時，余見菜中有炒雞一碗，深訝之，以爲余倉猝至此，誰能知之，而竟殺雞以待耶？後詢知爲隣居教友所饋，蓋村中諸人，在此數日間，已不惜雞鴨豬羊，宰以自食；曰：與其爲兵攫食，不如自飽我腹也。於是，有述兵士打食之事者，曰：兵士至一處，雞鴨無幸免，其取之法，或以鎗擊，飲以彈，或以竹掠，斷其足，若在籠中，則以棒擾之，待其出，捧之而去。惟雞鴨畏人，不肯卽出，兵士不耐，時或怒罵。其後術巧，先穴籠後，張以麻袋，自前驅之，雞鴨背人而趨，盡入袋中，須臾卽一網打盡，負之而去。其宰雞鴨也，不問人口多寡，盡其所

得，食之不盡，棄擲於地，甚至有大牛拋棄，暴殄天物，甚可惜也。余嘗遇一外教人，與徐姓教友聚話。外教人曰：我家耕牛已爲兵士殺食，所最可惡者，僅食其牛，餘盡棄於河；我欲取之，彼卽舉鎗以擬，我恐被害，未能分得一鬮也。汝家之牛何如？教友曰：吾家之牛，亦已被食，惟我尙幸能分食其一鬮耳。余聞之，心爲愀然。問何種兵士？曰：蘇軍耳！是夜（七日）我宿於楊家村。晚餐後，踱步堂前，見西南隅黃渡方面，照海燈時閃時暗；閃時如懸於高竿，暗時如藏於地下。而機關炮聲，轟轟不絕，時又間以大炮，如巨雷震地；然以離程遠，不以爲恐也。九點鐘，余卽上牀，因連夜未眠，疲甚，故上牀後，瞬卽入黑甜鄉；一夢而醒，天已明矣。

是日，乃聖母聖誕瞻禮，卽九月八日，惜我無祭箱，不能行祭，以慶我慈母之生辰，心甚惋惜。遂命具早膳，併命楊姓教友，代具小舟。早膳畢，卽乘小舟向上海進發，由偏僻之港，迂道經廣福而至大場。臨行前，余向從來至村者曰：將何至？率曰：擬至廣福。惜余舟小，不能容多人，遂與眾人別。內有一老婦挈其子。余於言談間，知其爲海門老教友，惜多年不入聖堂，已與外教人無異。余因格外注意，見其寒苦，囑到申後來。余處，將爲覓安身之地，老婦唯唯。余并授以銀洋一元，資其路費。余舟抵大場，在下午六點鐘時，大場亦設有紅十字會，此時兵士尙未擾及，故旅客甚眾。港中滿駐避難之舟，余見四五艘滿載避難之人，自船

首至船尾，挨肩而坐者，數十人，幾不能動。彈船上，蓆棚不能庇眾，亦有絕無蓆棚者。此時天熱，間日有雨，日曬夜露，我不知其如何得過也。余問來自何方？曰：自西北嘉定等處來。問在船幾日矣？或曰六日；或曰五日。問有家可投，有屋可住乎？曰：無有也。余聞之，不禁酸鼻。顧謂同行者曰：吾儕逃難，尙不算苦也。其後七點鐘，至姚灣堂內。不意南翔亦已不妥，邱公已先遣其女先生等，在此就避，故不移時，卽出夜膳，得飽餐一頓。翌日乃九號，得祭箱，始行一彌撒，心中大慰。蓋自四號至今，已三日不能行祭矣。撤祭後，僱黃包車，自大場至上海。車資昂貴，倍於平常。至洋涇浜見主教，備述出亡情節。主教命安居上海，且待事平。余

在上海探問各教友着落，旋知嘉定王家牌樓斐塘等處教友，幾已盡數出亡，已來上海者亦不少，而漁船則懼捉船當差，更先期逃走，鬻集於徐家匯四周，計余之教友船戶，幾居其半。於是往徐匯探視我之教友，彼等見我，且悲且喜，悲我遇難，狼狽已甚，喜我生逃，得再相見。於是有訴說已半月之久，未做生意，行將絕食云云。余甚憫之，允爲設法。惟余力甚薄，何能濟眾，而相識又尠，不知誰是大善士大慈悲家也。故雖云如此，料不過口惠而已。視察教友後，仍歸董家渡居住，心中焦急，不知何以處逃滬之教友，不意事有不測，禍不單行，當夜即覺身子不適，其後日甚一日，寒熱大作，至廿一號則臥床不起，乃堅不進食，

但飲涼水，冀以肅清腸胃，早得痊愈。此時心中自維，或者壽期已至，不死於炮火，將死於疾病乎？然而聖母保佑，一主日後，熱勢稍退，旬日後，稍可起床。續又連綿三四日，即覺舊力復來。於是又念及徐匯鬻集之漁船，蓋無以助之，畫餅終不可以充飢，指梅終不可以解渴也。適遇陸伯鴻先生，即與之商量。彼慨然曰：我可撥洋二百元，汝先持往接濟可也。我爲一大慰。適徐匯院長山神父來函召余去，曰：此間嘉定教友甚眾，汝可乘此餘暇，爲開四規。我即於陽歷十月五日主日上，持銀而往，欣然以爲此去可爲吾教友身靈兩益。至則羣向余告苦，有老嫗涕泣而言曰：三十餘日，乾擱於此，日食薄粥兩頓，飢不能耐，今薄粥

不可得，行且斃於此矣。余為慰之，并問前所見之船尚多，今何少也？曰：多有因絕食而冒險出外，以求生者。後聞出外者，仍遇兵騷擾，而折回至義袋角等處駐泊，幸得邱神父及虹口本鐸崔公接濟，而得延殘喘。余甚感二公之不分畛域，竭力所能，以救苦救難也。余至徐匯後，即分咐王家牌樓、逃滬在滙之王紹聲先生，調查緩急，酌散所携之款。一面傳集眾人，為開四規計。居徐家滙五日，事後仍回董家渡。十月八號，傳言松江城已為閩軍所奪。十號，果見有敗退水警六七艘，欲至徐家滙鎮，被法國守堂水軍，勒繳鎗械。時余尚在徐滙，見共得鎗支七八十，子彈數麻袋，由法兵雇車送入天文台收儲。敗兵等皆垂頭喪氣，

後不知其所往。余回至董渡後，日披閱報紙，惟冀早日息戰，而我得回嘉定也。

◎百歲太夫人黃劉氏

× × × × × × × × × × × × × × × ×

二月八日，為江蘇海門錦屏沙太夫人黃劉氏百年榮慶。按太夫人有子八人，現存二，媳八人，現存三，女二，一適陳氏，一進獻堂會，孫男四十，司鐸二，現存十四，孫媳十四，孫女卅六，獻堂會三，安老會一，守貞者五，現存十九，曾孫卅七，現存十八，曾孫媳三，曾孫女三十三，現存二十一，元孫四，元孫女一，振振繩繩，繞膝下者幾百人，五世同堂，真可模範之家庭矣。

新名詞

隨覽釋原 抱 眞

注意 凡名詞上有*標記者非純正學說

〔統治權〕總攝國家之權，令人民同力合作，以得國家之宗向。國家之宗向，即人民享現世之公共幸福。統治權，由生性之大造授之，故握權之人，為大造之代表，非人民之公僕。統治權，分為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

〔立法權〕乃制定法律之名分，與全國人民，為獲得國家宗向，當循之準則也。國家所立之法律，有束縛人民良心之效力，國人有共守之責，以得公益。

〔行政權〕乃令國人遵守法律之名分，以得公益。蓋國家立法，責人遵守，原為全

國人民之公益，而所以使之實行者，惟賴行政權。行政權包含最廣，除立法權，司法權外，國家之事，無論治內治外，皆歸行政職；如講武備，務外交，安善良，制奸宄，興利除弊，平靖地方等皆是。

〔司法權〕乃保護人之名分，制止侵權之行為，以求安甯。侵權之紛擾有二，一私人之名分，彼此有抵觸，因而爭訟；二，不法之行為，違犯國法。故司法權有二責：一，理訟，歸於民事；二，懲罪，歸於刑事。

〔國體〕謂一國統治之式，視治人以分類，即辭源（國體條）所謂由主權所在而分。以一人為君，統治全國，曰君主國，君主專制；以若干巨紳，合議行政，曰紳主國，君主立憲；以議員達百姓之意，公議定律，曰民主國。

雜著 新名詞

《政體》謂一國統治之式，對於統權之執行而言。統權之行動，專制於一人，或一部者，曰專制政體；分權而治，曰立憲政體。《憲法》考中國經書，見於夏朝仲康曰：臣人克有常憲；又於商朝傳說曰：監於先王成憲；是憲字當作法字解。故憲法是規定治人與治於人之關係，成文之法制也。

*《民約論》羅梭所著之書名也，此書論國家之原始，暨統治權之由來。大旨謂生民之初，人率性而行，無社會之約束；迨生齒日繁，而詐端百出，於是為保護彼此之權利，人民立為契約，組織國家，由民之眾意，而規定一統治權，此為羅梭民約論上之根本思想也。

說林



瀝血拯奴記

化社

第四齣 登場人物 同上 眾奴隸 手捧

大籃中儲食物（牛肉之類）

江白 作過視狀！嗚！施兄，你這花園的富麗，

實在了不得。體面極了！

霍白 真的不錯！你看這夕陽西下的時

候，清風徐來，綠波蕩漾，斜暉搖樹影，花氣襲人香。還有那結構玲瓏的百尺高樓，隱約在枝間葉底，真是一幅天然圖畫。呀！施兄，我想你酒後茶餘，慢慢的在此徘徊徘徊

徊，吸吸清氣，聽聽啼鳥，想就是你的快樂了。

傅白

還不是這個。你們諸位，還沒有知道其中的寶貝呢！手指魚池，眾客隨之，走近魚池，手按欄杆，注視池中。

駱白

啊！好大的魚！

施白

這是我從斐洲海邊上買來的大鰻！个个都有一丈多長。你看這是他們吃東西的時候了。作揮手狀，眾

奴爭以籃中食物，投諸池中，池中水聲登起，羣魚爭食，觀者拍掌大笑。

白白

好玩好玩！羣雄爭食，煞是好看！

施白

這就是我的快樂，今天和諸位分

享好了。赫洛呢？赫洛奔至，雙手捧籃，中

儲小魚，施即以籃中小魚，一一投之池中。

戴白

這個真是新聞的好資料，不可不

說林 … 瀝血拯奴記

施白

記。作記錄狀。

諸位難得光臨。今天兄弟要做出一種特別的快樂，使諸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方盡我一點好客之心。方才傅先生說的一篇愛人愛奴隸的大道理，我是絕對的不贊成。現在為證實我的反對，請諸君看看罷！面對赫洛，手指魚池，赫洛跳下去，去餵餵他們罷！

赫白

下跪，作乞憐狀，大人！大人！

施白

哦！你敢崛起麼？咳！灰皮麥色在那

裡？二奴上擒赫洛

白白

同白 好呀！好呀！戴作紀錄狀。

傅白

作趨前狀，施兄，這事你不能做的呀！

施白

對不起！我已經要做，一定要做了！

傅白 這是不能有的事！他是一個孩子，

怎樣可以餵魚呢！

施白

作推拒傅狀 孩子大人，都不與你相

干；你快快退下去。傅堅持，傅維五

你可聽清楚麼？我要做，就一定做；

請你不必阻擋。

傅白

大聲 不，我在這裡，你決不能做這

樣的事情。

施白

這又奇了！這是我的事；我有我的

自由，你怎樣可以不許我做呢？你

們諸位以為怎樣？

這是你的事情，旁人不得干涉的。

白白

你說的那裡話？這是我們大家的

事情。人類的性命，豈可以如此糟

蹋的麼？江都司你意怎樣？

江白

一個奴隸值得什麼！

施白

你看；你這人太心軟了！你還是到

樹蔭下面去走走罷。我們都喜歡

這個玩意兒，不與你相干。將手推傅，

作勢投赫洛，灰皮麥色二人，將赫洛舉起，赫大

嚙，傅介身子赫洛魚池之中間，脫下長衣。

你如果投他下去，我就跟他下去，

霍白

救他起來。眾不語。

施君，你方才說要做一件特別事

情玩玩，我們已經見了。你看在這

羅瑪京城裡，那裡找得到一個自

由的人民，拼着自己的性命，去救

一個奴隸的？這真是聞所未聞，見

所未見呢！我們倒要謝謝你，一新

眼光。依兄弟的意思，就此算了罷，不用旁的戲法了。

通訊



聖教雜誌社

台鑒頃閱貴雜誌。見已應合需要。澈

底改革。鄙人非常滿意。用敢貢獻芻蕘。幸垂鑒焉。我聖教載籍浩繁。美不勝收。自入中國。迄今已數百年。而聖教名辭。在我國文學上竟未占若何之勢力。如辭源一書。固我國辭書之最完美。而受社會歡迎者。其對我聖教名辭。不惟多缺漏。且多隔膜之處。以聖教經典之富。而有如此現象。此關心聖教文化者。所以引為重憂也。然聖教名辭之博雅。凡稍閱聖教書籍者。類皆知之。如墨井道人詩。靈禽棲芥樹。小騎繫菊林。及。幸托如飴母。藏身達味樓。等句。皆將聖教名辭插入詩詞。不惟端方正大。且亦饒有趣味。即就管見所及。如次生（人弗次生弗為新人）漁人（今後以漁人為務）細木附睫。警者導警。涕泣之谷。內外聞冥等名辭。均極膾炙人口。倘貴雜誌。能照解釋新名詞辦法。另闢專欄。講解聖教名辭。其效益自必大有可觀者。

通訊 ...

將來耳濡目染。行之稍久。既可喚起我教信友研究經典之興趣。而精通聖教文學人才。亦必藉以養成焉。欲普及聖教文化。當非不可能之事也。一得之愚。如蒙採擇。則不特鄙人一人之幸。想亦關心聖教文化者。所樂許也。尚此順頌著安。

臨城公教進行會閣樹枏謹啓

答曰 為灌輸天主教觀念。使入之心志。潛移默化。在中國文學書上。引入聖教名辭。誠一要事。佛教初入中國時。其影響本不甚大。厥後唐宋間文學者流。賦吟歌頌。將佛教觀念輸入字墨間。而於是佛教之思想。在中國書籍上。不無其影響也。我教明末清初時之傳教士。洞明此義。著書立說。以闡明教理。今人讀其書。猶多與感焉。敝社亦抱此宗旨。在做誌上。能盡其綿力。以與教中人士討論學術。不勝欣慰。惟另闢專欄。因做誌限於篇幅。一時不能擴充。姑待後日。

編者

聖教雜誌社編者 鄙人讀今年第一期聖教雜誌。教中新聞欄內載有（京西長辛教友。為聯合教友感情起見。創辦聯合會之宣言）敢求貴雜誌編者。在通訊

...

內。把長辛諸位教友的宣言草。及聯合會的內容。在聖教雜誌上披露發表。以借助他山。恭頌
著安。

亦未敬上二五二九

答曰 該處聯合會之宣言。敝社亦未窺全豹。欲知底蘊。請逕與該處信友接洽為妙。

編者

注意 敝社接有多信。紛紛以某書可閱否為詢者。換言之。欲討論聖教會禁書之法律問題耳。敝社不能一一盡答。容後有暇。對於近日書坊中所出之各種新書。揭發一二原則可也。



近事



教中新聞

●聖年開幕記盛

數年來普世信友所希望之

聖年。于去年（即一九二四年）陽十二月廿四號。午前十一下二刻。在聖伯多祿大殿正式開幕矣。是日堂內未特別裝飾。惟設有多數欄柵。以免擁擠。堂前廣大行廊。盡以紅綢張結。金線點綴。殊壯瞻觀。廊內搭有教宗臨時御座。又搭有經樂台。以及寬大之觀禮台。樞機。主教。皇族。與紳貴在焉。是日禁止由堂前各大門進堂。故行廊前長方大石級台等處。概不准進入。級台下特豎臨時欄柵。作半圓形。蓋懼信眾猛力擁進也。欄內更有數百意國陸軍隊荷鎗排立。維持秩序。鐘鳴十點。堂內信眾。已擁擠不堪。蓋比、法、德、荷、班、等國之朝聖隊。皆已先期到羅瑪。趕此開

聖門大禮。至十一下聖父由三十位樞機。五十餘位主教。及瑞士義勇隊。侍衛隊等前後擁護。先進西斯提納堂。在此堂內早有各會總會長。及各會修士代表等敬候迎駕。教宗進堂至祭台前跪拜聖體。後起唱謝主頌。由經樂隊等唱四合調。此時全體樞機主教。主教。以及各會總會長等。按次往聖伯多祿大殿進發。待至公斯當定大皇像前。即附近伯多祿大殿前行廊。教宗升肩輿直進殿前行廊。此時樞機梅利代爾瓦。率同華棣崗之全體神秩班。前往迎駕。然後教宗下肩輿升座。左右係二位六品樞機老楞佐與畢斯來提。待謝主頌唱畢。教宗至聖門前以普世主教所獻之金鏈。向坡聖門之大石。連擊三下同時念開聖門經。擊後將金鏈授于樞機召耳擇。召樞機亦如禮向聖門擊打。此時教宗復升御座。手持聖燭。繼念開聖門經文。直至將坡聖門大石完全打開。聖門開後。伯多祿大殿之聽告司鐸等。以特別聖水刷洗聖門樞門闕等。洗後復以白布擦乾。於是教宗即卸去大禮冠。高聲唱開門祝文。然後右手持十字架。左手持聖燭。跪于聖門限上。啟唱謝主

近事... 教中新聞

頌。然後教宗先獨自進門。眾樞機等隨後。至伯多祿大殿隅某小堂內。嗣教宗升肩輿。由大殿正中向伯多祿聖塚大祭台進發。此時外陽樓上。銀號隊奏凱旋歌。非常中聽。同時殿內眾人鼓掌呼萬歲聲。較平常尤加猛勇。不啻雷霹潮湧。是日有十二人擎拿長方形之天幔。與肩輿隨行。益顯威儀穆穆。氣象輝煌。待至伯多祿大祭台。教宗下肩輿。親行大禮聖體降福。畢。乘肩輿回宮。一路眾人鼓掌歡呼聲。仍如來時。轟轟震人耳鼓。時已鐘鳴一下矣。羅瑪大殿有聖年聖門者。除伯多祿大殿外。尚有三大殿。即保祿大殿。辣得郎若翰大殿。及長瑪利亞大殿。此三大殿皆由大殿本樞機主教。行開聖門禮。保祿大殿主禮者為樞機德練意。若翰大殿主禮者為樞機幫比利。長瑪利亞大殿主禮者為樞機瓦濃大理。至一切禮節。如聖伯多祿大殿大同小異。茲不多贅。

●華棣岡萬國傳教展覽會開幕 本年即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廿四號。為華棣岡萬國傳教展覽會正式開幕日。茲將開幕次序。畧記一二。以餉同胞。行開幕

禮地點。係在展覽室附近之博物院內。(華棟岡博物院之一小部分)期前搭有臨時教宗御座。及樞機坐位等。是日來與禮者。除廿餘位樞機及主教。與駐教廷數十國大使公使外。信眾來者約五百人左右。因行禮地點不大。故入場券發出甚少。午前十點半。教宗著白色常服。由陪侍主教及侍衛擁扈。步行蒞臨。甫進門。眾人猛然鼓掌。大呼聖父萬歲。後教宗升御座。傳信部總長樞機王勞松登台演說。約十分鐘。後教宗答辭。約半小時。畢。由傳信部秘書長總主教馬爾該提。介紹眾樞機。伴隨教宗進展覽室。逐一細觀各國物品。約一小時餘始畢。回宮云。此次各國所來之陳列品。以中國物品為最豐富。光怪陸離。見者莫不嘖嘖稱奇。查謂中國為世界古文明國。詢不謬也。然此不過在華傳教士費心蒐集者。若與通國各界之著名物品比較。僅千萬中之一小份耳。固不能完全表顯我國之精華也。此次中國物品最有價值者。係某省某華司鐸所蒐集之中國錢幣。此種錢幣頗有考古價值。如刀幣錢幣等。查錢幣係在周初。而刀幣則較錢幣為尤古。此二種錢

幣。迄今已三千餘年。誠為世界所罕有。故頗惹起各國人之注意焉。

(以上三則均係慎獨通訊)

●聖年朝覲隊之預報

據羅馬聖年籌備處

之報告。聖年中赴羅馬朝聖者。意國教友。因其地勢便利。自當首屈一指。德國則預定每日開來一千人朝聖隊之專車。其餘若按現在所得之預報而序列之。則南美洲銀國之朝聖團。且擬趕赴聖年開始典禮。一月。中國可有教友到羅馬。二月。則有秘魯國。及意國北境之教友。是月下旬。且有米朗城天主教大學之全體來朝。三月。有意國北境之教友。四月。有中歐巴威略邦。巴辣底那邦等。及意國多處之朝覲隊。另有法國之寡婦隊。及西班牙之小學教師團。五月。則英國及荷蘭。皆有數千人之大隊。英國樞機蒲納公。將親率許多主教同來。又有葡比。奧。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巴來斯丁等處之教友。奧京維也納之教友。且擬參預聖神降臨日之教宗彌撒。六月。有里多亞尼。西利亞。埃及之教友。七月。有捷克斯拉夫之教師及學生聯合朝聖團。八月。有巴西。馬爾太島。馬特爾島之教友。九月。

則有所禱宗會之朝聖團。及意國七八大城之教友。是月十日至二十日。為國際青年之大朝聖隊。預料此隊之人數及活動。必大有可觀。十月中。除意國數大城之教友外。另有巴威略之婦女朝聖團。其餘二月。尙未有預報。他若未指定日期者。則有瑞士。墨西哥。加拿大。斐列濱。及美國多處之朝聖隊。法國及荷蘭之朝聖隊。則願於列聖品及真福品之日。來羅瑪參與盛禮云。

●聖年雜詢 按聖教成例。每逢聖年。教宗得重行祝聖天主羔羊。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教宗特於宮內大廳。舉行此禮。歷一小時許而畢。今年天主羔羊之背面。印有包底古聖母像。或聖年聖門像。或辣脫朗大堂像。至於是項祝聖之儀節。可觀本誌十二卷三期。聖年中意國諸鐵路。訂定優待朝聖辦法。凡個人乘車可七折。五十人以上之團體可六折。四百人以上可對折。往勞蘭德（聖母聖室）亞細斯（聖五傷方濟各故鄉）邦比伊（羅瑪古城）者。亦可獲此優待。惟欲得優待。須有優待券。是券在意國各鐵路辦事處。及全球各國聖年籌備處。均有出售。

近事... 教中新聞

券有多色。以別遠近旅客。若為我中華人士。則屬綠色。購費五十里耳。又朝聖者。須在羅瑪或各國聖年籌備處。獲得朝聖証券。然後方能獲得朝聖者之種種利益。意國郵局。發行聖年紀念郵票。票上分印有羅瑪四大聖堂。及聖年開幕儀節。與教宗首進聖門。有二十分。三十分。五十分。六十分。一里耳。五里耳。六種。惟實售較票面價格稍昂云。傳教區展覽會開會期內。將有展覽會雜誌出現。每十五日一次。記載種種消息。並附有豐富優美之插圖云。

●教宗接見銀國水手 去年秋間。南美銀國軍刀號。開抵羅瑪。該國駐教廷公使蒙西拉。當即率領海軍艦撤滿將士。晉謁教宗。宣稱代表銀國全體海軍。畧抒景慕宗座之忱。教宗溫語道謝。並述該艦命名之由。即以誌銀國三大偉人之名。願將士顧名思義。追效若輩熱心守誠。竭誠為國之芳踪。繼謂教宗自己。亦屬海軍之一分子。蓋渠乃承繼聖伯多祿。賴天主聖神之呵佑。駕此基利斯督之舟。破世海之驚風險浪。以引眾生。抵永域者也。教宗深喜以水手前輩之資格。降福若輩云。於此可見教宗待

一百三十五

人接物之和愛可親焉。

●建築聖階聖堂之消息

吾主受難之時。於

比辣多衙門上下臺階數次。該階灑瀆聖血。教友敬為聖所。嗣後該階遷至羅瑪。置於辣德朗大堂附近。教友往朝者。每膝行而上。前教宗試斯篤第五。曾令建小堂一所。供奉該階。然堂小不能容眾。特於大朝聖隊。尤感不便。歷來教宗。多有建大堂之議。今稿樣已擬就。教宗表示贊許。親致書守護該聖所之苦難會士。批准改建。並降福諸將來襄助此舉之教友云。

●撒克斯故王太子晉陞鐸品

德國東南境撒克斯邦王太子若爾日。於大戰前。已抱精修之志。大戰中。在前敵迭著戰功。及停戰媾和之際。德意志諸王侯有瓦解之勢。撒克斯王。亟召太子返國。謀藉太子之令名。以挽回人心。何如大勢已去。革政潮流。不可復遏。太子遂退赴西來齊。研究社會經濟諸學。一九一九年。在弗利堡大學。專攻神學。繼入德國南境黑林修道院。恪守嚴規。躬操賤役。毫不因天潢貴胄。而稍自寬假。去年秋。

馬依遜城主教。帥來伯公。祝聖太子為司鐸。按撒克斯邦。天主教與誓反教難處。而太子之才德。為眾人所共欽。將來導引亡羊。歸入正棧。希望甚隆。則太子之失國。適玉成其精修之志。宏開其救靈之機也。

●比荷一國公教教育之鱗爪

比利時中

等學校學生之數。計各主教所設之學校。有二萬四千名。耶穌會公學。有五千名。其他修會之學校。有二千五百名。而公立學校中。僅一萬名。蓋中等教育。不啻四分之三。操於聖教。誠可喜也。聖教設學之自由與利便。當以荷蘭為最。而其辦理之成績。亦屬超卓。去年學校之畢業考試。公立學校中。不及格者。占百分之二十七。而天主教學校中。祇百分之十六。政府之學務視察員。亦深以為異。屢加獎譽。故天主教小學校。更形發達。前年共收學生三十八萬。去年增至五十五萬。占全國小學生之半數云。

●美國之避靜院

避靜神工。使罪人悔改。冷淡

者熱心。熱心者進德。故即尋常教友。行之亦獲大益。二十年來。耶穌會中。特建房屋。專為教友避靜之舉。俾教友隨

時能隔絕塵囂。靜行神業。院中常駐有司鐸為之訓導。是項事業。在比國最為發達。比國雖小。而十年中。竟收過避靜者九萬七千餘名。美國紐約城。已立一院。近在中部聖路易城。新初一院。院處小阜。臨密西西比河。廣七十英畝。園亭花木。佈置甚佳。以供避靜者之散步。一切需要。應有盡有。來院避靜。並不索費。惟廊中有一小箱。其上書明避靜者任意投資。多固甚善。少亦無妨。即不納亦可。蓋此院乃益靈善舉。非為營業云。

●美國耶穌聖名會大會誌畧 耶穌聖名

會乃信友善會之一。第十三世紀中。教宗額我略第十。特囑多明我會總長凡爾色利。傳揚耶穌聖名之敬禮。因有是會之組織。入會之男子。當盡力攻斥種種褻侮聖名之語。并盡力傳揚此聖名。此會亘續至今。流傳極廣。美國教友之入會者。幾乎各會口皆有之。約共二百萬人。去秋特開全國大會於美京華盛頓。波士頓城總主教。樞機奧高納爾。代表教宗蒞臨監會。開會末日。會友十萬人。列隊巡行。另十萬人。則夾道擁衛。聲勢煊赫。觀者稱奇。比至華盛

頓建功坊下。大隊稍憩。美總統柯立芝。親出演說。稱頌會友愛教愛國之熱誠。嗣後舉行聖體降福。美總統亦親參與。若該會會友者。誠可謂能傳揚耶穌聖名者矣。

●傳信部釐定中華教區名稱 去年中華

大公會議中。曾因我國教區分析日多。以致舊日名稱諸多冗長不切。遂議定請羅瑪傳信部。約就各主教所居城市。改定新名。去年十二月七日。傳信部發表中華各教區新定名稱。茲譯列於左。

今名	舊名	今名	舊名
吉林	北滿洲	奉天	南滿洲
熱河	蒙古東境	西灣子	察哈爾
北京	直隸北境	天津	直隸濱海
保定府	直隸中境	正定府	直隸西南境
獻縣	直隸東南境	永平府	直隸東境
濟南府	山東北境	兗州府	山東南境
芝罘	山東東境	太原府	山西北境
潞安府	山西南境	開封府	河南東境

近事... 教中新聞

今名	舊名	今名	舊名
鄭州	河南西境	南陽	河南南境
衛輝府	河南北境	蕪湖	安徽
南昌	九江	寧波	浙江東境
杭州	浙江西境	老河口	湖北西北境
宜昌	湖北西南境	長沙	湖南南境
常德	湖北北境	西安府	陝西中境
漢中府	陝西南境	延安府	陝西北境
蘭州府	甘肅西境	秦州	甘肅東境
成都	四川西北境	重慶	四川東境
敘州府	四川南境	寧遠府	建昌
打箭爐	西藏	北海	廣東西境及南海
南寧	廣西	貴陽	貴州
庫倫	外蒙古	雲南府	雲南

以上除外蒙古為傳教區外。其餘皆為宗座代牧區。未易稱之教區如左。

宗座代牧區。綏遠 寧夏 江蘇 吉安府 贛州

宗座監牧區。 餘江 福州 福寧 廈門 漢口
 韶州 廣東 香港 汕頭
 大同府 蠡縣 武昌 漢陽 汀州
 南龍 江門 蒲圻

●新近簡任之中華主教彙誌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羅瑪宗座大事錄記載。宗座簡任滿德貽為保定府宗座代牧。號西提馬主教。又簡任漢登博為蘭州府宗座代牧。號伊綏斯主教。按滿公係遣使會士。現年四十二歲。一九一六年。任直隸中境會長。一九二三年。富主教調赴北京。即由滿公攝行代牧職務。漢公係物爾朋會士。一九二三年。任為甘肅西境宗座代理。今亦得晉陞主教。固皆意中事也。又據某雜誌記載。漢陽之愛爾蘭籍聖高隆朋傳教士。向以加爾溫（譯音）大司鐸為會長。加司鐸近被任命為漢陽宗座監牧云。



江蘇顧司鐸逝世

顧公洪義字福田法

國人。生於一八七一年。系出望族。且係獨子。公於十九歲。即毅然棄俗進耶穌會。一九〇一年。渡海東來。越三載。登鐸品。一九〇九年。膺任徐匯院長。時民國肇興。新學日盛。顧公對於教育。力謀發展。當時震旦大學。尙屬徐匯院長兼轄。顧公擘畫經營。俾能擴充獨立。徐匯公學。更賴公而得佈新氣象。建新校舍。以臻今况。培植傳教士一端。顧公尤格外注意。因公之指導輔助而入修途者。可百數。公待人接物。不分尊卑。一是和藹。蓋切願拯救眾靈。故如聖保祿之言。務就合眾人也。公任徐匯院長九年。調任通海總鐸。所屬教友一萬七千餘。分隸司鐸十位。公奔走往返。巡視教務。又將海門學校。大加改良。另築校舍。公見地方外教眾多。更切救靈之願。鞠躬盡瘁。專務益人。卒於去年秋末。積勞成疾。公初猶勉強支持。迨至今年一月初旬。不得不來滬就醫。初居洋涇浜堂內養病。其病係屬胃癰。祇能日進牛乳少許。一月廿二日。遷住廣慈醫院。當經震旦大學醫學教授勃呂雅等三博士。共同診視。僉謂當施開割。

近事... 時事記述

開割之時。發見胃囊上有一深孔。孔旁一帶。生成硬肉。爲舊癰之遺跡。眾知病情非輕。然以公年未高邁。因猶可望也。廿二廿四日。公益疲弱。惟體溫脈息如常。廿五日後。稍能進湯乳。廿八日晨。公覺稍舒服。自謂就痊。誰料午刻即現危象。午後四下。震旦姚司鐸。爲公施行終傳聖事。一夜甚爲險惡。廿九晨。領臨終聖體。八下半。醫生令洗滌胃囊。以作最後之救治。當時嘔出黑液甚多。然病勢毫不減輕。十下半。公自知不久。因致謝眾人。尋曰。余力竭矣。耶穌。公神情甚清。終前半小時。失聰。惟雙目注視苦像。至十一下二十五分。氣絕辭世。公享年僅五十四歲。若主錫多年。則爲我華聖教。正可大有作爲。故聞耗者。莫不悼傷。公柩於二月二十日。安葬於滬南聖墓堂。傳教各地司鐸。適在遯靜。徐匯及上海諸司鐸修士。亦均前往。故執紼者頗眾。並聞海門教友。擬爲公開會追悼云。

時事記述

上期本誌上。吾言齊孫聯台。遂去宮張。佔據滬松。而盧水

一百三十九

祥方到南京。即令張宗昌統率奉軍開拔南下。以制止戰事。東南之大局。又呈一新形象矣。齊孫自稱江浙聯軍一二路總司令。進攻蘇州。繼逼鎮江。丹陽。常州。又調師移防湖州長興一帶。積極備戰。奉軍亦陸續由甯運赴鎮江。溧水。金壇前線。準備討齊。始則兩軍對峙於高資間。齊軍先下令進攻。被奉軍擊退。一月十七日晨。奉軍下反攻令。而兩方乃正式開戰矣。奉軍進攻節節有利。十八日克復鎮江。丹陽。十九日佔領常州。二十一日晨先鋒隊抵橫林。而齊軍已於十八日退守無錫。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並無大戰發生。而齊軍乘時搶掠。民不堪命。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形勢日形緊急。奉軍進逼。齊軍節節敗退。齊變元由無錫而退。二十七日晨逃至滬上。二十八日赴日本。奉軍於二十六日午刻克取無錫。二十八日下午。先鋒隊五百人到滬。第一軍軍長張宗昌。亦於十九日晨到滬。隨帶奉軍二旅。約一萬五千餘人。設司令部於北站。收繳齊部潰軍槍械。討齊之役。遂告一段落。然孫傳芳之態度。殊屬可疑。蓋孫與齊聯合抗奉。原冀一

勝之後。入據南京。而齊亦曾允戰勝之後。以蘇督讓孫。及齊軍潰敗。亡命日本。奉軍逼至上海。孫猶冀倖幸於萬一。非但不撤軍隊。退回浙省。且於嘉興松江莘莊。添駐重兵。掘壕備戰。而駐徐家匯之奉軍。亦有數千。接觸開火之事。危在旦夕。二十九日至二月三日。徐匯上海一帶。居民之恐惶。不能盡述。吳光新於三十日。由甯到滬。三十一日晨。本擬赴杭晤孫。磋商撤兵問題。然三日上午。忽傳孫傳芳由杭到滬。與吳光新張宗昌會晤。談議松滬和平問題。決定孫軍退至松江。奉軍退至崑山以西。兵工廠即交總商會接管。自四日起。江南製造局。雖由總商會點檢收管。孫軍退出。改歸保衛團維護。然在上海西南所駐之孫軍。有去而復返者。在長興方面之孫軍。陸續調兵增防。似有進窺南京。驅逐盧氏之意。而徐匯及滬北方面之宣撫軍。亦不即撤退。宜興一帶。且增奉軍。張學良。韓麟春。又奉張作霖命。來滬稿軍。於八日抵申。雖云以和平為前提。然必別有用意。孫傳芳之態度。實難測度。不特在松嘉湖間調兵佈防。且上月十三日。派員往兵工廠。強提大炮及械

彈等物。又謠傳孫與吳齊蕭馬周等。代表密議。恢復直系勢力。東南大局。未能即抱樂觀。所幸者。吳光新已於十三日。乘輪北上。張學良張宗昌。亦於十四日離滬北返。而張宗昌且通電聲明擁盧。是孫傳芳擬張宗昌吳光新。分任蘇省督長之希望。未必能實踐。且段對盧之蘇督。決意不動。而蘇長一席。又因奉張力保之故。十四日下令鄭謙。是蘇省督長已屬諸盧鄭。江浙之大局。未知即能暫定乎。滬滬特別市之組織。亦為今日之一重要問題。中央已於二月六日下令。任孫寶琦松滬市政督辦。虞和德會辦。督辦公署條例。亦已擬就。惟上海方面。對此不甚贊成。李鍾珏且奉韓國鈞命。籌備特別市。近滬各城鎮鄉市。又紛紛請求劃入特別市。孫虞均為浙籍。故蘇人要求添一蘇人為會辦。十七日國務會議。決令須俟條例核定後。再行斟酌。至商埠督辦公署條例。共十九條。已通過國務會議。其內容。比市政公所範圍猶小。僅設工程。總務。行政。衛生四處。業與市政條例同交法制院核覆。將來市政應否另派人員。抑添會辦專管市政。均將於核覆條約後決定之。

近事 .. 時事記述

至論各省之大勢。亦有可言者在。直之李景林與孫岳之爭。近已漸見和洽。孫岳軍隊一部分赴豫。且允將保定大名兩屬。交還直省軍民兩長管轄。惟豫省胡景翼。玉琨。戰雲密布。十四日國務會議。議決電馮玉祥。請其斡旋。段又擬派孫岳赴洛。向憨疏通。胡憨之事。正未知如何結局。川滇黔聯合圖鄂之說。近日亦甚囂塵上。粵桂戰事。亦靡有止境。總之國家多故。民之苦兵苦戰也久矣。不知何日得享平和之福。然各省雖擾亂不已。而北京之善後會議。仍積極進行。此亦是一慰。

瀚善後會議之未成立前也。環境空氣。初似不甚順利。所謂有勳勞而列席者。黎元洪則謝絕。孫文則反對。然當事者。積極進行籌備。向各方設法疏通。原定二月一日開會。而果能於是日十時半。在新華門內總統府大禮堂。行開幕禮。會員代表到八十六人。推趙爾巽主席。許世英報告籌備經過。謂會員總額一百六十六人。函電答復。及派代表與會者共一百四十八人。段出席致祝詞云。靈治循化。環若輪轉。挈其機括。厥維平均。惟十四年。萬象分彬。濛瑕

一百四十一

蕩穢。咸與更新。濟然一堂。全國縉紳。綜合羣議。開心見誠。譬植嘉禾。萌芽於春。杖餘百億。根本在民。國務員由龔心。泄致頌詞。旋趙爾巽答詞云。民國十四年來。政局疊更。去歲執政通電。善後會議治標。國民會議治本。集羣眾心理。圖革新丕基。誠盛會也。今善後會議開會。各方會員蒼萃一堂。同人等本執政開心見誠之旨。以謀和平統一之實現。而慰人民望治之殷情。謹掬肝膈。幸鑒微忱云云。三日開談話會。議決致函執政。請令各省停止軍事動作。善後會議本定於七日開預備會。後改九日開會。是日到一百十九人。王樹枏主席。討論議事細則。將草案五十九條。改爲五十四條通過。十三日下午開大會。出席一百三十二人。趙爾巽主席。通過議事細則。即票選正副議長。趙爾巽得九十五票。當選正議長。湯漪得七十七票。當選副議長。十九日下午開第二次大會。會員出席一百十九人。段偃文武承宣官出席。趙爾巽主席。報告議事日程。共二案。均係段提出。第一案整理軍政案。吳光新出席說明。謂政府計劃。全國兵額至多不得過五十萬。正草擬詳細

計畫書。送會備參。結果請保留原案。第二案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法制院長姚震出席說明。旋即討論。結果原案付審查。

至若國民會議之組織法。聞法制院已草擬成就。計七章七十八條。其要點如下。一 職權。關於憲法立法之組織。二 會期。定三個月。遇必要時。得延期一月。三 代表。分配京兆四人。各省區每道二人。內外蒙古八人。西藏六人。青海二人。華僑八人。全國大學商業實業各區每區一人。至二人。拒賄議員四十人。及第一屆國會憲法起草員。四 代表選舉用複選法。五 選舉人資格爲成年男子。不犯刑事者。及中學以上之畢業女生云。善後會議。孫文派本極反對。厥後彼此讓步。已有融和之傾向。近則政府容納中山之主張。邀請專門委員。列席會議。故孫已令滬南軍民長官。派代表列席。而此等代表。已到滬北上矣。聞善後會議提案。均先送段氏核閱蓋印。然後咨送善後會議。且提案繁多。恐難如期議竣。行將展期二十天云云。

江蘇姚主教准

倫理學。伊謂全福爲倫理學之歸向。顧何爲全福。此又不可不先知也。伊於是解之曰。人之感覺不能有誤。故倫理之全福。當以感覺爲準。則感覺所好者爲幸福。感覺所惡者非幸福。是以歡樂當尋求。痛苦當避去。此即伊壁鳩魯倫理學之要素也。伊所謂之歡樂即安泰。安泰即無肉身之痛苦。靈魂之擾亂。是以富貴光榮。足使人心煩意亂。而不安者。亦不當取。蓋伊之所欲者。惟人無愛情。無恐懼。無慾念。以得幸福耳。

人有求福之心。此根於人性。伊氏不知人之真福之所在。故解說人之幸福。不得其要領。無足怪也。

●第一章 斯刀意西斯末 Stoicisme

芝諾 Zénon 小傳。芝諾生於喜怕爾島之西細奧

Citium en Chypdre (降生前三百四十年至二百一十三年) 負笈遊學。從師甚多。四十歲時。設學教授。講學

於雅典之拜西爾 Peonie 廡廊之下。斯刀意西斯 Stoiciens 之名即淵源於此也。

哲學總旨。斯刀意西派爲伊壁鳩魯派之反應。純爲倫理哲學。其宗旨在尋求幸福。伊氏所謂之幸福。在身靈之晏舒。及安泰。芝氏所謂之幸福。在身靈之緊張 Tension 及奮勉。故依芝說歡樂也。痛苦也。財富也。功名也。生死也。皆一律的。是以宜甘苦一致。喜怒不形。順逆無動於心。此爲芝氏哲學之要點。伊壁鳩魯派爲唯物派。斯刀意西派爲萬有皆神派。

物理學。斯刀意西派謂諸凡實體。皆爲物質的。萬物構造之要素有二。一爲被動之物質。一爲原動之勢力。原動勢力。給物質運動。而使物質有萬百狀態也。原動勢力。一種有悟之火。浸入萬物。使萬物以之生以之活也。

斯氏謂萬物之構造。由於二要素。即謂萬物由模質二者

而成。則此說固的確。然其所謂有悟之火。則令人不解也。世界乃一大有機體。世上萬有乃爲其肢體。造物主爲世界之靈魂。造物主亦一種奇火。具有大能大運者也。

此說純爲萬有皆神之論調。萬有皆神說。不合正理。參考原神學。可以知其崖畧也。

人靈乃以造物主體上所分出之星火。人死則此火仍歸造物主體中。此火在吾儕身上。爲之靈魂。爲之悟司。在造物主身上。爲之主宰。爲之物性。要之皆異名而同事也。

此說不合正理。蓋造物主爲神體。不能分析。能分析之者。已非神體矣。

心理學。斯刀意西派。謂知識有四級。一感覺。二同意。三悟知。四學問。Science 當其初也。靈魂如未寫之黑板。及外物感覺黑板。存留物象。感覺於是乃生。感覺生而欲司

即與之同意。同意即靈魂之反應力。由外物之波動力而來者也。合外物之波動力。與靈魂之反應力。乃生悟知。終乃合多數之悟知。悟司抽出公意。而成爲學問。故學問由多數之公意。集而成之。欲司之工作也。

倫理學。斯刀意西派之所以著名於後世者。由其倫理學。其倫理學有一大特點。即謂德行爲最高上之唯一之幸福也。此德行爲絕對的。無等級之分。德行在善用其所欲。不在欲其所善。質言之。德行無客體。（即歸向）除德行外。唯有過失。其餘諸事。如富貴名譽生死等。皆一律的。無有區別也。

斯刀意西派之倫理學。妨害人心。實爲不貲。蓋其倫理學無基礎。無賞罰也。且其謬點。尤在使人在顛逆中。除掉感覺。喜怒不形。物我無能。矯情寡欲。以飾一世耳。

●教宗頒給中華信友勳位

聖教自入華以來。經司鐸之熱心傳揚。信友之竭誠輔助。漸次發達。而宗座眷愛中華信友愈益明顯。故於民國十一年。特簡剛大主教。代表宗座。駐節中華。此舉在中華實爲創見。信友等感念之餘。乃有集資建築代表公署之議。既經剛大主教惠諾。當即購備房屋。以爲代表臨時駐節之用。大主教卽於民國十二年夏遷入。此後遂進行募捐。籌備正式公署。近已購妥地基。不日卽將從事建築。客歲夏間。宗座代表召集全國主教。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公會議。信友等歡迎招待。極盡熱誠。又去

年羅瑪聖部。組織傳教事業展覽會。中國信友出品甚多。既極精美。復極貴重。凡此諸端。具徵中華信友之熱心。是以教宗聖懷。大爲快慰。爰卽特降明令。分別嘉獎。併頒給勳位。用資激勸。此實教宗特殊之愛。亦爲我國信友曠世之榮也。計此次所頒勳位共分二等。膺斯榮典者。十有二人。記錄如左。

一 受聖西爾勿斯德肋都騎尉勳位者

姓	名	字	號	地	址
魏君	丕洽	子	軒	北京人	
陸君	順熙	伯	鴻	上海人	

二 受聖西爾勿斯德肋騎尉勳位者

姓	名	字	號	地	址
王君	永宦	學	臣	北京	人
關君	中敷	翼	之	同	上
趙君	懷智	秉	哲	同	上
霍君	明志	宗	傑	同	上
劉君	守榮	俊	卿	天津	人
廖君	輔仁	相	子	漢口	人
謝君	寅賓	文	國	同	上
周君	君	德	菴	上海	人
朱君	開甲	志	堯	同	上
何君	寶路	理	中	同	上

一、 聖西爾勿斯德肋勳位具分三級

一、 聖西爾勿斯德肋大勳位

二、 聖西爾勿斯德肋都騎尉

三、 聖西爾勿斯德肋騎尉

此稿接自北京宗座代 公署秘書趙司
鐸接到已晚未能刊 內深為抱歉

本社附誌

●收買志書通啓

逕啓者 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千
有餘部惟所缺尚多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
州廣西等省尤屬寥寥無幾自經敝處在上年
本誌第八第九二期上開列所缺書名後各省
諸位司鐸及先生等或竟惠贈或代搜集者頗
不乏人足見諸君保存文獻之至意曷勝欽佩
且多感叙今再懇諸君家有藏書如肯割愛請
繼續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
及書價開單見示書無新舊但與敝處所藏不
相重複者即當通函商購 此佈達順頌
台祺 上海徐家匯 二堂藏書樓謹啓